

正视历史，是对未来最好的馈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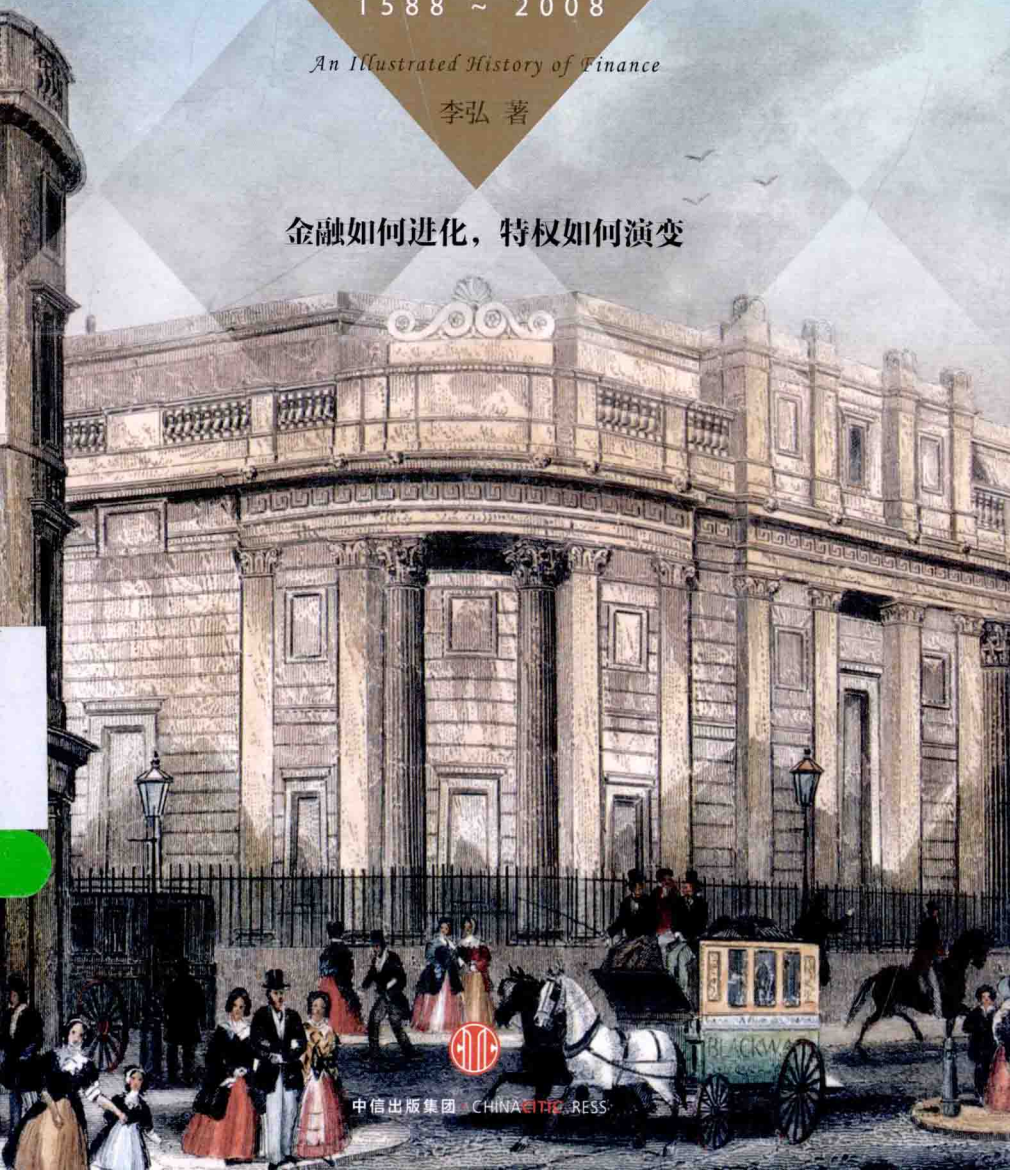
图说金融史

1588 ~ 2008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Finance

李弘 著

金融如何进化，特权如何演变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图说金融史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Finance



李弘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说金融史 / 李弘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86-5417-1

I. ①图… II. ①李… III. ①金融-经济史-世界-图解 IV. ①F831.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3130号

图说金融史

著 者: 李 弘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272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417-1 / F·3456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
父亲和母亲

／推荐序／

老谋深算的金融规则制定者

多年前，日本一财金官员与我聊起他的困惑：为何日本经济一度居世界第二，政制亦算成熟，而金融市场却不够发达？我跟他说，那是因为你们不讲英语。

我而言之意当然不仅指语言。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其背后是人类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实践。我向许多好友推荐过丘吉尔所著《英语民族史》。自工业革命以降，大不列颠和美利坚这两个英语国家相继雄霸世界二百余载，绝非偶然。纵观当今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哪里？纽约、伦敦、香港，以及近些年机构投资者十分活跃的新加坡。这些金融市场均有深厚的英语文化背景。

哲人有言，观天下大势，无论政、军、经、文，虽纷繁复杂，但其源盖出于欧洲。特别是金融，得读懂英国。大不列颠是一个思考的民族，为世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英国人创造思想，美国人付诸实践，按中国传统文化说法，即一个立言，一个立功。故欲洞悉全球金融市场，把握监管趋势，不仅要关注美国，更要研究英国。

现代世界诸多制度均为英人古老规则之延续。当今世界两大主要法系之一的普通法系就源于英国。普通法系遵循判例的特点令法律的形成和演变内在于

市场运行之中，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金融发展要求，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学界普遍认为，普通法系对投资者保护程度比大陆法系更高。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资本市场一般都比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更发达。

时至今日，英国对全球规则的制定依然举足轻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英经济学家迈克·泰勒（Michael Taylor）提出的“双峰”理论基础上，英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金融服务局，代之以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开启“双峰”监管模式，受到各国广泛关注。美财政部一份报告称，这一模式“可能会是未来最理想的监管结构”。其加大行为监管力度、增强审慎监管的前瞻性思路对金融监管改革及未来金融业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盖我称英国为“老谋深算的金融规则制定者”乃名副其实。所谓“老谋”，指其渊源深厚，谋略老到；而所谓“深算”，则谓其考虑缜密，设计精良且具前瞻性也。

李弘女士的这本《图说金融史》回溯东西方，特别是英中两国金融演变、互动的历史，为我们了解世界金融规则之渊源及背后理念，提供了崭新视角。

李弘是五道口首批毕业生，学术功底深厚，且一直在金融改革大潮的浪尖行走，对国内外金融业发展有透彻认识。她背后还有两位英国先生的支持。一位是她在剑桥大学深造时的导师——克里斯多弗·阿兰·贝利爵士（C.A. Bayly），其为剑桥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暨圣凯瑟琳学院院长，擅长英帝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贝利教授研究了大英帝国时代英国人制定的规则如何蔓延至全球不同角落。其着眼点并非伦敦，而是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如何以当地传统和视角磨合外来规则，从而提出东西方互动共同塑造现代世界的论点。因其对历史学的突出贡献，贝利教授被授予爵位。还有一位是她的丈夫——一位很有品位的英国男人，他不仅在英国历史、文化、金融专业知识方面，还在日常生活上对李弘的写作给予了默默支持。

相信这本《图说金融史》能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在图文展示和时空穿越中，了解英国，了解世界，也了解我们自己。

一切皆属“未来”

一

那一年的6月，一帮伙伴在剑桥聚会，为即将到来的分手留个疯狂时刻。一大早，少男少女们就一反学校里的赖床习惯，相约到以中世纪大教堂闻名的伊丽小镇，胡折腾了一天。晚上6点多，大家又乘上方向相反的火车，跑到阿什利去看大庄园的晚景。10点钟天擦了黑，一顿告别宴才开场。20多个人挤在一桌尽情忆旧怀往，转眼夜已过半。“夜来神”们依依惜别，还是舍不得分手，遂决定不打车，半个小时的归路，一起走回学院。

张龙在学院里做客座研究员。他是学新闻的，经常犯点职业病，用剪切得干净整齐的语言，把大家七嘴八舌的闲谈，稍加提炼即成名句。穿过夜色朦胧的剑桥大草坪，我忽然冒出个问题，高声问张龙：“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今天发生的历史。”他抢答之快，声音之顿挫，吓了大家一跳，都闭了嘴，转过头来看他。哈，说到了我的专业，我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又追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新闻！”“什么是‘新闻+历史’？”“那就是正在创造中的未来！”



美丽的剑桥大学校园与剑桥小城鸟瞰图

夜半三更的，我俩煞有介事的对句，张龙主持人一样的夸张表情，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好像他抖落了什么笑料，或是我才晕，攒出的问题就是为了逗笑。

“新闻+历史”就是创造中的未来。第二天醒来，我还记得这句话。仔细想想，月夜晨风中脱口而出的这句粹语，其实蛮到点子上的！

被古人记录在册的那些事，曾经都是新闻；站在历史的某一个时点，向前望去，一切皆属“未来”。历史系的教授总是说，他们最不擅长的就是预测未来。然而，大师们会把昨日当成“未来”去读，当成“新闻”去读，并且告诉我们，前人走过的往昔，并非按一张路线图的指引，或某个精明阴谋家的算计，或一个伟大头脑的运筹，或大众意志的狂热，心无旁骛坚定不移地，嘣，一箭射出，命中目标。历史的真相是：里面有多少必然，就有多少偶然；有多少定论，就有多少假设。

1985年，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讲的是一个痴迷的教授发明了时间机器。阴差阳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小心登上了它，在自己尚未出世的某个过去，见到了自己正在恋爱的父母，穿越了已知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倒回未来，重新组装过去，以想象力去读历史，从此成为令人着迷的一种思考方法。

历史上的那些“新闻”，往往就是理解今日新闻的出发点。英国杰出的政治家、以一本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

回溯往昔，你向后能看多远，展望未来，你向前就能看多远。

天地之间本来没有地平线。往昔与未来，通过我们的双眼，连在了一起。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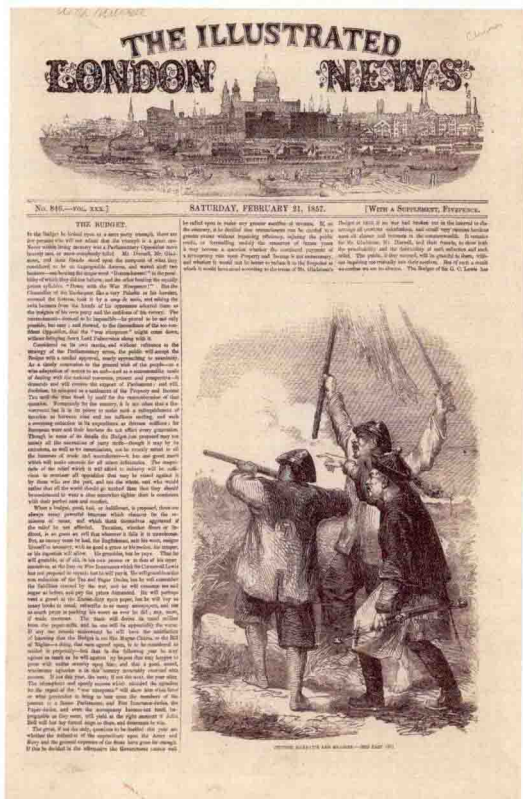
大学报名时，我选择的是考古系，结果没考上，阴差阳错，学了金融，进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还涉足过非银行金融领域。后来回过头

又去历史岸边拾贝，还是靠“新闻”引了路。什么新闻？百多年前的古旧《伦敦画报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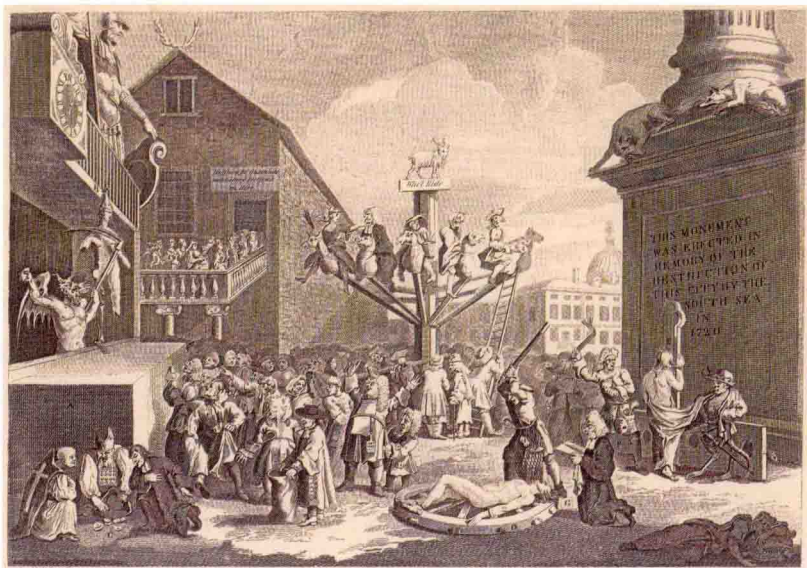
搞金融的人，给人的印象都有点急功近利。为了交易成功，动作必须要快，三个月或半年，市场一变，什么都得跟着变。就算为了上市，以往的业绩看三年也就够了，更久远的事，还是留给首席经济学家、首席战略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首席”去看吧。不过呢，这种看法也未必完全准确。我在美国一家投行工作的时候，员工都有免费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优待。虽然只是个小小的特权，体现的却是鼓励员工学习历史人文艺术、拓宽知识面的取向。后来，我

进入一家英资的投行，老板问我去过伦敦吗，我说没有。公司马上安排我到伦敦游历了一周，旅馆就与大英博物馆在同一条路上。

真正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贫乏，应对不了各方的压力，是在16年前。那年，我们一个三人小组，在老板方总的领导下，开始帮助中国石化启动改制上市项目。很多人都相信，资本市场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只要公司上市了，就能一夜成名，踏上现代企业制度颁奖的红地毯。可现代企业制度具体是什么样，大家都有



创办于1842年，世界上第一份图像新闻媒体《伦敦画报新闻》



／英行博物馆中的南海泡沫版画

点模模糊糊。1997年的中国石化，这家由行政划拨拼装起来的大企业，拥有120万员工，上万个下属企业，却濒临破产边缘，眼看着就要散架。这样的公司怎么能上市？还想去纽约、伦敦，真是天方夜谭。在办公大楼四面兜圈的走廊里，我忧心忡忡地跟在方总身后，不依不饶地讨教：“怎么让中国石化一年之内变出30个亿的净利润？”方总头也不回地说：“你们去查英国石油公司1984年上市的招股书，就从那里面找到答案。”

就这样，我们重游了一家英国国企20世纪的80年代、40年代、20年代，回顾了它曲折的过去和神气的90年代。回想起来，那只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了解，而忽略了英国100多年的公司制度、金融市场、商业理念演变的过程。即便我的兴趣再大一点，那年月触手可及的书籍也实在有限。真希望有一本小书能随便翻翻，帮我们找到捷径，能够方便地回溯西方以及东西方金融交往的长久。

我有一个兴趣是收藏西方制作的中国题材旧版画，因此我常常在旧书店里翻找《伦敦画报新闻》。让我诧异的是，早在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年代，英国

就已经出现了不少以财政金融为题材的版画。拍卖行里，有时还进行“银行”古董版画的拍卖专场。这些既幽默又严肃的版画，总是比书籍抓眼球。慢慢地，这里随手翻翻，那里随便看看成了习惯，读读下面说明的小字，不经意还会买上几页。有一次去参观英格兰银行的博物馆，发现一张泛黄的版画也贴在墙上，告诉人们当年南海泡沫^①的真实闹剧。这些破旧的小纸片，原来也能登上历史的大雅之堂！

西方版画 15 世纪在德国出现，比热闹的白银时代的开场大约早了 100 年。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这些西欧强国，历史上最擅长用版画传播形象信息，直到 19 世纪末，风头才被照相印刷技术抢去。见微知著，粗雕油印的版画新闻，既写实又浪漫，折射出的却是历史长河的博大精深。

三

这也就是说，我 N 多年对西方金融史的好奇心，启蒙却是“小儿书”式的版画。后来回到了学校，先是附庸风雅在北大沾了沾国学的光，又去剑桥听了听大英帝国史和世界史常识。两年前，《财新》杂志电子版主编继伟先生要我为杂志写点什么，最好是围绕着我的金融本行写。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动力，把自己蜻蜓点水聚起来的画集史趣梳理梳理。

从哪一点开始梳理？我选择了 1588 年前后。这个选择是站在撰写了《中国大历史》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肩上。他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不早不晚，恰恰从那个时期带领我们谒见了东西方的两个帝王。想象自己从紫禁城和伦敦塔开始穿越，纵览东西方金融演变的历史，我把演变划分成了五个时代，即：白银时代、英行时代、分流时代、集权时代和精英时代。

在充满传奇的白银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大明的万历皇帝，亲手为我们推开现代金融的第一道大门。看到西班牙人和南美原住民了吗？他

^① 南海泡沫，英国在 1720 年春天到秋天之间发生的一次经济泡沫，属于欧洲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之一。——编者注

们辛辛苦苦，为全球贸易创造出第一笔世界货币。1588年，更强悍、更野蛮，也更精于组织的英国人撵走了西班牙人，成了世界货币的新主人。

跟着哗哗流入东方的白银，我们来到万历九年的大明，见识了首辅张居正以“一条鞭法”命名的白银赋税改革。1600年，英国女王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权，原本荷兰人拿手的东西方贸易，在英国人手里登峰造极。1699年是中国人应当铭记的年份，那一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达广州，中国人从此遭遇持续了200多年的大麻烦。

从1694年开始，一纸皇家特许令开启了英格兰银行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英行手握特权，建立了英国的国民债务体系和全球金融信誉。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1844年的《银行法》把它一分为二，同时，英行的一纸钞票被议会确认为法定的货币。英国人创造了奇迹，不仅控制了世界货币，而且连续几个世纪为全球金融贸易订立规矩。全球霸权，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靠规则的操控力。1913年，美国学会了英格兰银行的这套游戏，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有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在两个讲着同一语言的老对手之间，世界的金融霸权开始了又一次转移。

1840年开启的时代，中国人都会刻骨铭心，但刀锋并不是金融。从西方统治者的视角看，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大分流的时代。18世纪中叶，英国普遍发生了工业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794年，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发现东方有一个大市场，但不幸坐落在一艘豪华的龙船上，停泊在巨浪即将来袭的太平洋岸边。1840年，英国和大清为鸦片和白银开战，待尘埃落定，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英资银行。一边是西方科技为世界经济加速，资本为“全球化”镀金；另一边，却是1895年东方帝国可悲的甲午败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和世界大潮分流岔道的大清朝廷，自己的末路财政，竟然悬于它所痛恨的西方人给予的外债施舍上。

以1897年通商银行成立为里程碑，中国人终于踏上了财政金融集权之路。这是一个极为艰难混乱的时代，因为直到下个世纪中期，货币发行、国家信用、银行信贷等并没有集于良政之手，而是为列强、官商、革命党、军阀和贪腐的国民政权操控。此间的大事件包括：1928年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成

立中央银行；1933年依据法律“废两改元”，再推法币，结束了千年的货币混乱；以及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垄断国家货币发行，集中统一全国财权。经历了世纪大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在这个时代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从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实质上都是利用财政、货币、信贷等手段，加强了权力对国内国际经济的集中控制。

最后，迎接我们的是星光闪耀的精英时代。首先被请上舞台的就是纽约的老J·P·摩根，1912年他参加了国会听证会，能言善辩的他把一场听证会变成了个人的演讲会，赢得了满堂彩。金融的灯光从此更多地聚焦在声名显赫的个人身上。“二战”后，央行的体制机制与世界霸权相对定型，和平年代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最友好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和撒切尔夫上台后，企业家和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1999年，美国终止了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金融家影响力空前强大。1971年在瑞士达沃斯创立的“世界经济论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在聆听包括来自金融界的各路精英，以个人的名义为人类的命运集体发声。1987年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金融创新驶入快车道。拥有知识产权、财富和各种特权的精英们，链接着市场、机构、社会、政府和国际社会，他们的思考与举动，日益成为解读金融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四

无论怎样分期断章节，其实都是不自然的，很主观的，也是有危险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梳理的方法，不如说是我的记忆重要时点的一种取巧工具。章节中的话题，有些来自浏览古旧图书的体会，20世纪之前的叙说，多穿插了一些旧图老画。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尽量遵从了导师克利斯多弗·贝利勋爵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里教给我们的思考方法。第一，要把世界看成是多中心的。在西方史学侧重看大英帝国和列强的时代，贝利教授带我们去看了中东、东南亚、

东亚、南亚和北非，它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经济生活中保持着活力与创新力，它们和“现代世界”共同诞生。把世界看了近百年的周有光先生说：“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我想，他说的是同一个方法。第二，时代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是物质决定的还是精神决定的？是政府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的？是靠精英引领，还是靠大众的激情？贯穿着什么样的文明基因，又给后人留下了哪些文化积淀？就是在金融这样一个细分的经济领域，也回避不了这个“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贝利认为，经济的发展似乎不能证明它总是先于其他因素起步，不同的社会领域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程度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我把这样的思维引进来看金融，又拉伸了一下，拓展了我们重游的空间，从经济穿插到政治，从政治游历到思想，从看版画到欣赏建筑，从欣赏建筑到触摸文化。

我最敬爱的一位智者是资中筠先生。她提到过一件事，是美国一位历史学教授对中美学生拜师的比较。对同一个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美国学生说是为兴趣，中国学生说为救国。为兴趣读史，我在英国时也感受到这种奢侈。那里每年出版的历史题材的书籍，排山倒海，收罗了各种或时髦或早已褪色的话题，还时不时在畅销书榜上占据鳌头。优秀的年轻人云集在优秀大学的历史系，他们并不一定想成为历史学者，但对过去充满好奇。其实，为兴趣读史绝不会让人止于兴趣。日本的历史名家池田大作说过，当今正是需要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时代，而“深刻而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对未来人类最好的馈赠”。我们在为兴趣看历史热闹的时候，应当记住的正是这句话。

五

我的这次梳理，是出于兴趣。一路走来，一路乐趣。乐趣之一，是让自己有片刻脱离忙碌的现实世界，云游在自己选择的昔时某地的感觉。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说他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世界当前的人口是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口的大约 7%，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这是用人口的数量来

比。如果用地域来比，此一生能游历的地方，和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地域，广度更不知相差几何。读史书就是不花资费、省去舟车劳顿的游学休假之旅。

乐趣之二，是可以随时拜见大师，与你尊敬喜爱的人经常见面，一起谈笑调侃，问了晚安，再问早安。著名的文学大家杨绛先生描写了一种读书境界，我深有同感：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他对质。如果能达到先生最后一句话的境界，无异于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开一场“峰会”，就能登上“名家论坛”。

乐趣之三，就是以文会友，认识新朋友，再见老朋友。过去曾在一起共事的同人，现在许多成了读书的老朋友。见面时他们淡淡的一句，“看到你在网上写的‘画史’了”，总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有的人还会直白地给我一两句意见，常常是一句箴言，触发了我的灵感。我特别想提到的是曾经的老板方总。多少年前，他曾对我说过，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文化值得好好学习研究，那就是汉语创造的文化和英语创造的文化。对金融有深刻体会的人，不少都对文化有独特的见地。我感谢这些老同事老朋友在专业领域和写作领域给我的指点。

财新网让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张帆是一位认真出色耐心的编辑，隔着时空，我总能看到她盯着我动手的双眼。沈大园是一位深沉不脱清纯的年轻人，不擅言语，但可以和我几个小时聊历史，听得出他涉猎广泛并有独到见解。还有徐晓老师，虽然我认识她时间不长，但是她的“半生”都通过文字留在了我的家里，而她的为人润物无声，拓展了我的思考与眼界。还有继伟、传辉，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媒体人，也是我时时可以去讨教的领路人。对那些曾点击了我在《财新》专栏的读者，转发的、上传的、评论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我在此均表示深深的谢意。以前听说写作是一件要耐得住寂寞的事，有了这么多的人常在我的电脑里外陪伴，让我感到了寂寞中的幸运。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天国和往日一样，是我最好的听众，等着我回家和他们唠叨我最近淘到的旧版画。关于民国的那些往事，他们常带